

大清國旗考述

尹德翔*

<目次>

- 一、國旗引發的爭端
- 二、黃龍旗的頒行
- 三、李泰國為清政府設計的國旗
- 四、西方升起的第一面龍旗
- 五、大清國旗的最後定制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國旗，是大清國旗。關於它的發端和定制，迄今仍然流行著一些不確的說法。本文擬通過闡述大清國旗的遷變，對關於清代國旗的一些問題，進行一點澄清。

一、國旗引發的爭端

清代本沒有國旗。國旗作為國家象徵符號的意識，是從西方列國輸入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以前，英國人在粵海的艦旗就給清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進戰用紅旗、講和用白旗的遊戲規則，也是清人首次從英國人那裏學到¹⁾。繼而清人進一步認識到，西方列國都有標示自己國家的旗幟，當時民衆把美國稱為“花旗

國”，就是因為“其國中海舶皆以星旗為識”²⁾。

但是起初，清人對國旗所代表的國家主權的嚴肅意義，不甚明瞭。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講到，1854年3月6日，上海的清軍水師攔住正在駛進港口的美國領港船，扯下了船上的美國旗，抓走了船上的中國水手。感到受到侮辱的美國人用巡洋艦追逐和炮擊中國船，直到將美國國旗懸掛在中國船“康東號”的最上桅，並發炮二十一響致敬。³⁾比這更嚴重的是兩年後發生的“辱旗事件”。1856年10月8日（咸豐六年九月十日），廣東水師為緝捕中國海盜，登上了停泊於廣州內河、在香港登記過的中國船“亞羅號”，逮捕了船上的十二名中國水手。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向駐華公使包令報告說，在此次行動中，中國水師與船主發生衝突，並扯下了船上的英國國旗。⁴⁾包令指示巴夏禮，要他通知欽差大臣葉名琛，“對已發生的事件我要求道歉，並要求保證將來英國國旗將受到尊重；這種通信往來限於四十八小時內，一旦超過時間，你便授命要求海軍當局協助你強迫要求賠償。”⁵⁾葉名琛在與巴夏禮的交涉中稱，這只船是中國船，不應該受到英國旗的保護，水兵登船之時，並沒有懸掛英國旗號，拒絕道歉並“賠償旗號”。⁶⁾隨即，英艦沖進珠江，炮轟廣州。《紐約日報》報道說，攻入廣州後，“英國人把他們的旗幟插上了廣州城牆，這是第一面在這個遠東城市上空飄揚的歐洲旗幟。最先把旗子插到城牆上去的是英國海軍上校巴斯，他是雙桅船‘比特艦’的艦長，非常幸運的獲得了這項殊榮。”⁷⁾在與英軍作戰期間，清軍數次誤擊美國的軍艦，為此葉名琛曾向美國公使致書道歉，並把美國的國旗圖樣通知中國各炮臺。1857年1月11日（咸豐六年十二月

2) [清]夏燮：《中西紀事》，長沙：嶽麓書社，1988。另，最早向清人展示西方各國國旗圖樣的著作是美國傳教士裨理哲的《地球圖說》（1848年寧波華花聖經書房版，1856年再版），魏源《海國圖志》雖多處徵引此書，但沒有將各國國旗圖樣錄入，因之就國旗而言此書對清政府和一般民衆沒有發生影響，157頁。

3)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473-474頁。

4)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48頁。

5)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51頁。

6)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75頁。

7) 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180頁。

* 寧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1) [清]梁廷柅：《夷氛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31頁。

十六日)，兩江總督怡良接到英國公使包令的照會，稱清軍水師在“亞羅號”上“蔑辱”了英國國旗，威脅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⁸⁾，年底，英法聯軍再度攻陷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進一步升級。

這些爭端和事件，無疑大大深化了清人對西方國旗的認識。

二、黃龍旗的頒行

《天津條約》簽訂以後，1858年10月，咸豐帝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赴上海，與英法美三國公使磋商通商善後事宜。其間桂良曾致書三國公使提出，當時上海有三十多隻中國船由外國領事發給旗號，這些船戶本來就不安分，現在仗著外國旗號，更是無所不為，所以準備對“中國人有擅領外國旗號者嚴究”。⁹⁾桂良所提出的問題，與“亞羅號”的性質類似，只是情形更加嚴重。對這個問題，美國公使列衛廉答復說，“以本大臣之意，貴大臣似宜上奏大皇帝，定立國家旗號，各省咸皆遵守，俾中國公船盡行升用。蓋美國制度，凡本國之人，必用本國旗號，泰西各國莫不皆然，今中國貿易之盛，而無旗號以保護，何不亦如他國之法，使商船與盜賊有所區別，而免商民之借用與假冒外國旗號哉？”¹⁰⁾這是西方國家最早向清政府明確提出的制定國旗的建議。

清政府有沒有採納列衛廉的建議呢？《清朝柔遠記》說，“厥後中國造輪船、購戰艦、用龍旗，亦多采其議。”¹¹⁾《清史稿》也將此話照錄。¹²⁾然而實際情況是，清政府到1862才有了“用龍旗”的舉措，而這一舉措又是另有其因。1862年10月17日(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議政王兼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訢奏請頒佈使用

8)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97-99頁。

9) [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278頁。

10) [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281-282頁。

11) [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282頁。

12)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4581頁。

黃龍旗，在奏章中，他提到的外國人不是美國公使列衛廉，而是法國公使哥士耆。哥士耆曾向奕訢談論說，“外國船隻向皆豎立本國旗號，易於認識。設有動移其旗幟，即為犯該國之禁，可以據理折服”。¹³⁾當時根據《天津條約》，外國軍艦和商船可以駛入長江各口岸，由此引發了不少英國艦船與清軍水師衝突、焚毀清軍兵船的事件，而英國人的藉口，就是中國的兵船沒有官方旗幟，所以不能識別。經過與兩江總督曾國藩等商議之後，奕訢奏請“嗣後除各營旗幟照常豎立外，應分飭各營另添龍旗一面，擬用三角尖旗，大船直高一丈，小船旗高七、八尺，其斜長及下橫長各從其便，均用黃色龍旗，龍頭向上”，而其目的，是為了解“外國果能望而知為我官船，不敢輕舉妄動”。¹⁴⁾這個方案得到批准，隨即照會英法美俄等西方國家。

奕訢建議使用的三角黃色龍旗的樣式，是從清朝固有的龍旗中脫胎而來的。據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卷八十三《鑾輿衛》的記載，清代皇帝儀仗有幾十種旗幟，其中有龍形圖案的就有黃龍大纛、八旗驍騎纛、八旗護衛纛、八旗前鋒纛、五色金龍纛、青龍旗、五色金龍小旗等七種。這些龍旗式樣各有不同，奕訢奏定的黃地斜幅形式，與皇帝親征所用的黃龍大纛最為接近(不用流雲)，而其直高，則與五色金龍小旗相當。¹⁵⁾

從歷史發生情形看，黃龍旗的頒行是非常被動的，是清政府在列強的欺壓逼迫下窮於應付的產物。其所使用的範圍，只是水師；其式樣定制，還具有隨意性。但是，三角黃龍旗是中國第一面由皇族象徵發展為國家象徵的旗，它是大清國旗的發端。

13)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參見《續修四庫全書》4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7頁。

14)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參見《續修四庫全書》4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7頁。

15) [清]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參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

三、李泰國為清政府設計的國旗

1862年還發生了另一件與國旗有關的事。清政府委託代理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通過正在英國休假的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購買了一支由七艘炮艇和艦艇組成的艦隊，李選定英國上校阿思本擔任這個艦隊的指揮，號稱“中英聯合艦隊”。在購買艦隊之前，李泰國想到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當時並沒有國旗，按照西方慣例，艦隊在中國沿海和內河執行任務，是不能不懸掛國旗的。於是他親自設計了一面國旗，其式樣非常簡單：綠色地，上面有兩條交叉的黃帶。李泰國設計國旗的時間，當在1862年8月13日之前¹⁶⁾，但當他的建議抵達北京後，恭親王奕訢已經奏准在水師船隻上使用黃龍旗。因為這支艦隊為清政府所購，屬於清朝軍隊，所以也必須使用黃龍旗，李泰國的建議自然不能採納。然而1863年1月16日(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李泰國未經清政府同意，擅自與阿思本簽訂了十三條合同，其中第九條明確說：

此項水師，具是外國水師，應掛外國樣式旗號。一則因船上具系外國人，非有外國旗號，伊等未必肯盡心盡力。一則要外國各商，不敢藐視。是以議定旗要綠色，中用黃色兩條相交，心內畫黃龍尖旗，以為中國之號旗。要綠色者，系因綠旗乃各外國所罕用，便不至與別國旗號相混。¹⁷⁾

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個是所謂“外國樣式旗號”，根據當時西方各國國旗的形制，李泰國為清政府設計的國旗顯然應該是長方而非三角形。如果是三角形，就不可能使旗的綠地上“黃色兩條相交”。第二，所謂“心內畫黃龍尖旗”，也就是將清政府上年頒行的黃龍旗嵌入李泰國此前制定的綠地交叉黃帶的國旗之中，

16)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38頁注釋1。

17)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檔·購買船炮(上)》，臺灣：藝文印書館，1957，159頁。

其實是旗中有旗，表示他既想堅持自己“外國樣式”的主張，又尊重了清政府現行的政令。¹⁸⁾

阿思本的艦隊抵達中國後，由於要價過高，且清政府感覺不能對其行使全權，為免後患，賠鉅款將其遣回。李泰國的國旗因此也沒有在中國使用。中國人用來分別中外的旗幟，仍然是黃龍旗。

四、西方升起的第一面龍旗

1868年初，清政府派出了以美國前任駐華公使蒲安臣為首、總理衙門章京志剛和孫家穀為輔的代表團出使歐美，這是有史以來中國向西半球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團。同年8月20日(同治七年七月初三)，使團一行人從紐約奧爾巴尼乘火車去波士頓。志剛的日記《出使泰西記》在這一天的條目下正文之後有兩行說明小字：“蒲使制大黃旗一面，藍鑲邊，中繪龍一，長三尺，寬二丈，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¹⁹⁾《走向世界叢書》的主編、也是本書的輯校者鍾叔河先生於此做了這樣的發揮：

1868年8月18日(清同治七年七月初一日)，從美國紐約州首府奧爾巴尼開往波士頓的一列客車上，迎風飄揚著一面美國人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旗幟。旗的底色為正黃色，四周鑲著藍色的邊；三米多長的旗幅上，有一條巨龍在飛舞。

18) 關於李泰國重新設計以及“旗中有旗”的問題，學者很少注意。王小孚《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面國旗——黃龍旗》(《南京史志》1998年第2期)云：“李泰國與阿思本為中國設計的國旗式樣為：長方形，綠色底，黃色對角線交叉，中心嵌黃龍圖案。”又，王開鑿《中國近代的外交與外交禮儀》(《史學月刊》2001年第二期)：“1868年8月，英國人李泰國、阿思本組建所謂歐洲——中國艦隊之時，曾擅自設計綠色底，中畫黃龍式樣旗幟，作為該艦隊旗幟，並要求英國政府予以承認並公佈。”

19) [清]宜厘纂：《出使泰西記》，參見[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十一帙，上海著易堂印本，114頁。

這是西方第一次升起中國的國旗。²⁰⁾

這個說法被廣為引用，成為通說，但實際其中有不少問題。首先，鍾叔河先生把日期弄錯了，提前了兩天；另外，這面旗子也未必在火車上飄揚過。因為根據隨行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再述奇》中的記載，這一行人中午下了火車之後，波士頓市府派出了十六輛馬車和四百名騎兵護衛，一路“舉刀奏樂”，在波士頓城內外遊行了六十多裏，方才進賓館住下，所以所謂“命駕之時以為前驅”，說明這面旗不是插在火車上，而是插在馬車上。至於它的幅面，如果志剛沒有筆誤，《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又沒有錯印的話，應該不是“三米多長”，而是“六米多寬”（寬二丈）。從“長”和“寬”的用字來說，這面旗是長方形的；從用於馬車的實際情況判斷，應該是大約長一米，高六米的豎立的長方形。“長三尺，寬二丈”的比例不可思議，上面再畫上一條龍，會更顯得古怪。當時的中國沒有這種式樣的黃龍旗，蒲安臣乘一時之興制做的這面旗當然不能算是中國的國旗。

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問題，這是不是在西方升起的第一面龍旗呢？

查張德彝《再述奇》可知，在使團乘火車去波士頓這一天之前近四個月，1868年4月28日（同治七年四月初六日），舊金山市市長（“總督黑公”）宴請中國外交團，宴會大廳正中即“高懸大清龍旗與合衆花旗”。²¹⁾又過了近兩個月，1868年6月18日（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八日），外交團在華盛頓被邀請觀摩軍事演習，在木板搭成的看臺上，“中豎合衆國花旗，左右立二中國龍旗”。²²⁾再一個月以後，1868年7月25日（同治七年六月初六日），根據蒲安臣的提議，外交團在華盛頓駐地宴請美國總統、副總統以及大小官員六百余名，當時宴會廳內“四壁懸挂中外旗幟”。²³⁾就在1868年8月20日外交團在波士頓周遊的當天，也是“一路皆插花旗，間有豎中國黃旗者”的盛況。²⁴⁾由此看來，在蒲安臣的“大黃旗”出現以前，清政府頒定的黃龍旗

20) [清]志剛：《出使泰西記》，參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另見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3頁。

21) [清]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參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647頁。

22) [清]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參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664頁。

23) [清]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參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675頁。

已在美國廣為人知，且在外交場合多次升起。

那麼，最早在西方升起的龍旗究竟是哪一面呢？還在蒲安臣出使兩年以前即1866年春，清政府曾派出了斌椿為首的遊歷考察團出訪歐洲，隨行的就有張德彝，他把旅程的經過寫成日記，叫做《航海述奇》，系他記載出訪歐美各國系列“述奇”的第一部。筆者檢讀此書，發現其1866年6月29日（同治五年五月十七日）的日記，記載考察團從荷蘭阿姆斯特丹乘船經須德海（今艾瑟爾湖）參觀圍海大壩的水閘，中間說：

所乘小輪渡，向不插旗。惟明（張德彝原名張德明——筆者）等乘之，乃豎本國旗號，空中飄漾，遐邇咸知。²⁵⁾

這應該是代表中國的龍旗在西方升起的最早記錄。

五、大清國旗的最後定制

三角形的黃龍旗與西方通用的長方形國旗差別很大，所以清政府雖然一再向外國發佈使用黃龍旗的照會，西方國家仍然有“中國沒有國旗”的印象。同治五年，也就是斌椿出使的同一年，英國政府在農曆三月間給清政府的照會中就詢問，中國沿海各省雇傭緝拿走私的洋船應用何種旗號。總理衙門答復說，“旗號用黃色，上畫龍形”²⁶⁾，其實就是四年前頒佈的黃龍旗。1872年12月3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總理衙門又照會各國，謂“中國新定旗式，如三角，色用黃，中畫龍，

24) [清]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參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687頁。

25)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參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走向世界叢書》本據張氏本宅藏同治庚午稿本排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和上海申報館仿聚珍版印本無“空中飄漾，遐邇咸知”八個字，539頁。

26) [清]李鴻章撰：《通商約章類纂》，華文書局，光緒十二年刊本影印，卷三十二（中）。

用藍色。所有福州上海炮局所制輪舶及各關口巡河船均建此旗，以便認識。其船長一百六十尺之下者，該旗長用六尺四寸；其船長在一百六十尺之上者，該旗長用九尺六寸。”²⁷⁾所謂“中國新定旗式”，仍然是三角黃龍旗，不過對旗的大小規格稍作區分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由於與西方國家的密切接觸，人們對西方國旗瞭解增多，產生了對本國國旗的不同看法。1871年(同治十年)，隨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國的張德彝(已升為兵部候補員外郎)，在他的日記《三述奇》中，對所知五大洲各國的國旗、軍旗和商旗做了認真仔細的記錄。²⁸⁾五年後，光緒二年十一月(1876年底1877年初)，清朝首任駐英法公使郭嵩燾在行駛紅海的途中，將張的記錄載入《使西紀程》，並對黃龍旗的形制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龍旗用黃色是不好的，依西方慣例，“有惡病則豎黃旗”；同時認為三角樣式也不妥，因為古旗與西洋旗一樣，“其制皆長方”，“國旗尖角，似不足式觀瞻”。²⁹⁾《使西紀程》由於招致國內保守派輿論的大肆攻擊而被清廷毀版，其對黃龍旗的修改意見對清政府沒有發生作用。

從郭嵩燾的議論可以見出，他是把當時三角形的黃龍旗看作大清國的國旗的。三角形黃龍旗究竟是不是大清國正式的國旗呢？有的學者認為，清代的國旗應該從《北洋海軍章程》頒佈算起，就是說，長方形的黃龍旗才應該算作清代正式的國旗。³⁰⁾這個問題情況比較複雜，需要考慮當時國內和國外的不同情況。實際上在國內，清政府在各種政治場合都用不著“國旗”，只需在水師船隻上“頒定旗號以分中外”就行了；而在國外則不同，從蒲安臣、志剛時起，三角形黃龍旗就已應用於各種外交場合，被當作中國的國旗，這樣的事例越往後越多，不勝繁舉。一方面，西方國家認為中國沒有國旗，另一方面，黃龍旗不斷作為國旗在西方國家使用，歷史事實就是這樣矛盾。那麼，清代官方文件中有沒有把三角黃龍旗規

定為國旗的呢？筆者查閱以李鴻章名義撰寫、光緒十二年(1886)刊行的《通商約章類纂》，發現其中“中外各國輪船旗式圖”中，赫然首列“大清國旗”，其形制式樣，正是三角形的黃龍旗(圖1)。

1888年9月30日(光緒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海軍衙門奏呈李鴻章主持擬定的《北洋海軍章程》，其中“武備”一章，列國旗一條，云：“大致旗式以方長為貴，斜長次之。同治五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初定中國旗式，斜幅黃色，中畫飛龍。系為雇船捕盜而用，並未奏明定為萬年國旗。今中國兵商各船日益加增，時與各國交接，自應重定旗式，以崇體制。應將兵船國旗改為長方式，照舊黃色，中畫青色飛龍。各口陸營國旗同式。”³¹⁾第二年，負責制定國旗具體設計的天津軍械局向海軍衙門和總理衙門呈報：“(國旗)尺寸分為大小四號：頭號橫長一丈五尺六寸，直寬一丈六寸五分；二號橫長一丈三尺九寸，直寬九尺五寸；三號橫長一丈一尺五寸，直寬七尺六寸；四號橫長九尺六寸，直寬六尺三寸。旗式一律照長方，照舊用正黃色羽紗製造。旗中青色飛龍，仍用羽紗照舊制鑲嵌，龍頭向上，五爪，業經製成式樣呈請核定。”³²⁾這是大清國旗的最後定制，雖然仍叫做黃龍旗，但已改為長方形(圖2)。

實際上，總理衙門“初定中國旗式”，不是同治五年，而是同治元年；同治五年雖然沒有將三角黃龍旗奏明“定為萬年國旗”，但李鴻章也許忘記了同治十一年照會西方各國的“中國新定旗式”，也忘記了以他的名義編纂的印在《通商約章類纂》中的“大清國旗”圖。但就算記得這些，為了便於同西方國家打交道，採用與西方一律的長方形國旗，已經是不能不爾的了。

27) 《申報》同治壬申十一月初三日。

28) [清]張德彝：《隨使法國記》(《三述奇》)，參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440-446；495-497頁。

29) [清]郭嵩燾：《使西紀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十一帙，153-154頁。

30) 費成康：《中國國旗史話》，見《歷史知識》1984年第2期。

31) 《大清北洋海軍章程》，第六冊。參見沈雲龍主編《近代史資料叢刊》三編二十七輯269冊，臺灣：文海出版社。

32) 張俠等合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506頁。

< 參考文獻 >

- 梁廷枏, 《夷氛聞記》, 北京: 中華書局, 1959。
- 夏 燮, 《中西紀事》, 長沙: 嶽麓書社, 1988。
- 裨理哲, 《地球圖說》, 寧波華花聖經書房版, 1856。
- 馬 士, 《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
-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六),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 鄭曉原編, 《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
-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 王之春, 《清朝柔遠記》, 北京: 中華書局, 1989。
- 趙爾巽等, 《清史稿》, 北京: 中華書局, 1976。
-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欽定大清會典圖》卷八十, 《續修四庫全書》。
- 王庚南, 《中國的國旗、國徽和國歌》, 人民出版社, 1987。
-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海防檔·購買船炮(上)》, 臺灣: 藝文印書館, 1957。
- 王小孚,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面國旗——黃龍旗》, 《南京史志》1998年第2期。
- 王開璽, 《中國近代的外交與外交禮儀》, 《史學月刊》2001年第二期。
- 宜室纂, 《出使泰西記》, 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十一帙, 上海著易堂印本。
- 鍾叔河 主編, 《走向世界叢書》, 長沙: 嶽麓書社, 1985年。
- _____, 《走向世界: 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考察西方的歷史》, 北京: 中華書局, 2000年, 73頁。
- 李鴻章撰, 《通商約章類纂》卷三十二(中), 華文書局, 光緒十二年刊本影印。
- 郭嵩燾, 《使西紀程》,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十一帙。
- 費成康, 《中國國旗史話》, 《歷史知識》1984年第2期。
- 沈雲龍 主編, 《近代史資料叢刊》三編二十七輯269冊, 臺灣: 文海出版社。
- 張俠等合 編, 《清末海軍史料》,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2。

< Abstract >

The earliest national flag in Chinese history is that of Qing empire.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some widespread incorrect views concerning its origin and final establishment. This essay giv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national flag of Qing empire in following respects : 1. the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at were precipitated by way of national flag ; 2. the issuing of the yellow dragon flag ; 3. Horatio Nelson Lay's design of the national flag for Qing empire ; 4. the first dragon flag that rose in the West ; 5.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nal form of the national flag of Qing empire. By such discussion, the author tries to clear up some ambiguities about the issue of the national flag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 The national flag of Qing empire, Yellow dragon flag, National flag

원고접수일	2007. 11. 23
심사일정	2008. 2. 11
1차수정	2008. 2. 26
게재확정	2008. 3. 7
출간	2008. 3. 30

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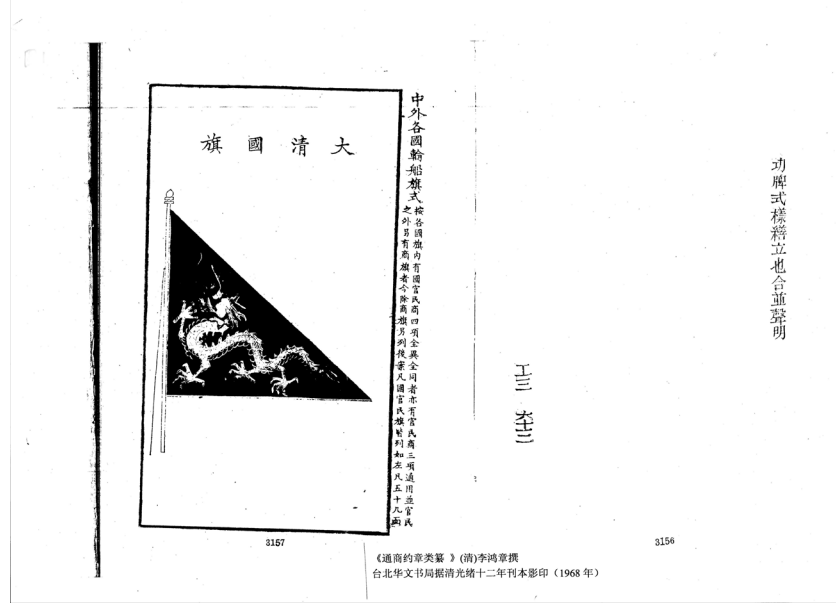


圖2)

